H.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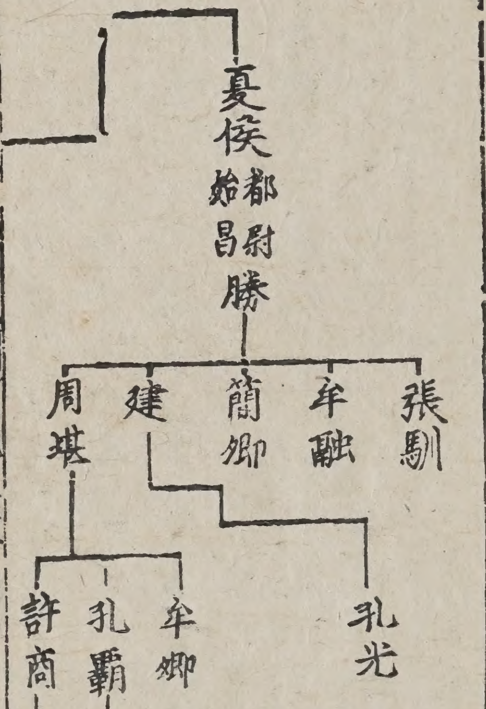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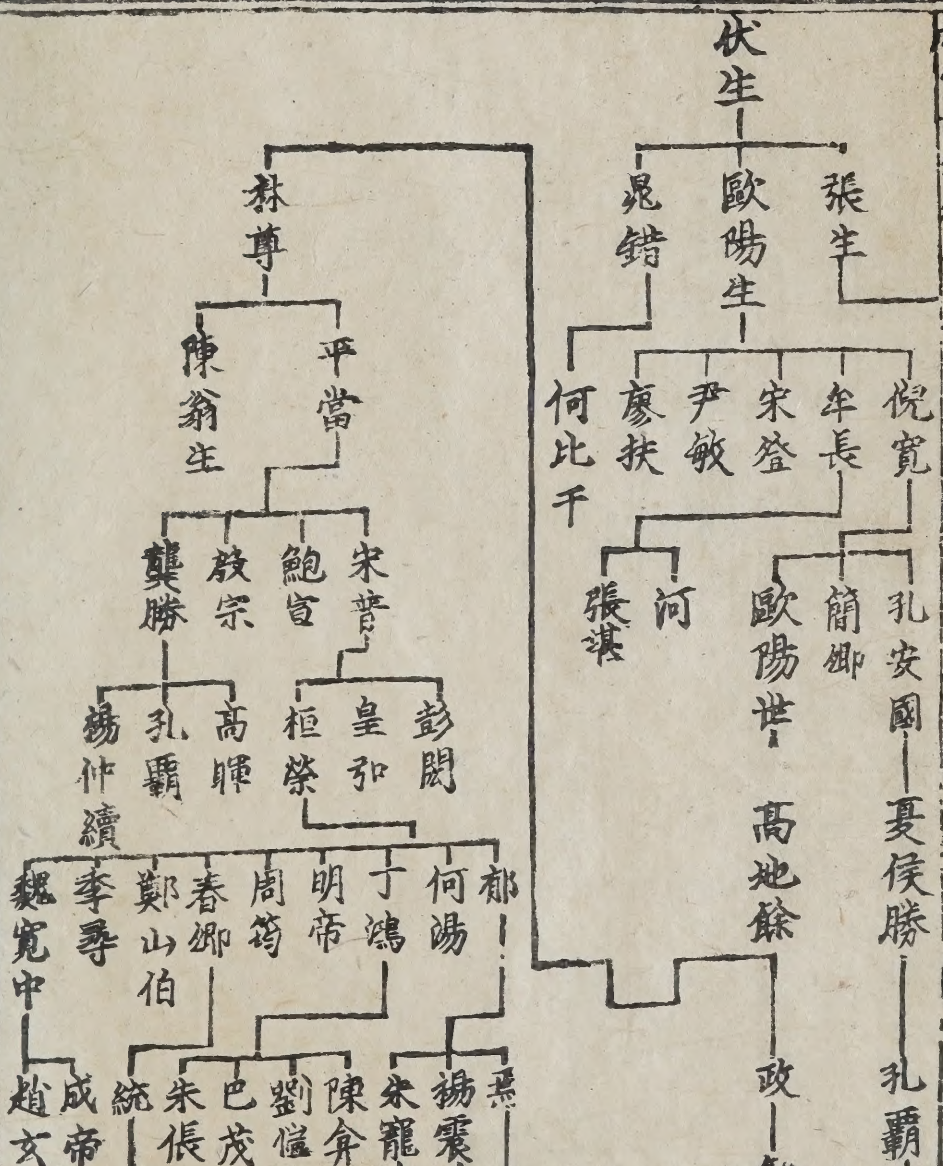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六經門

書類

書學傳授之圖




伏生
張生
歐陽生
鼂錯
倪寬
牟長
宋登
尹敏
廖扶
何比干
孔安國
簡卿
歐陽世
河
張湛
夏侯勝
孔霸
元帝
高地餘
政
歙
高獲
劉寬
孔震
曹曾
祉
林尊
平當
陳翁生
宋普
鮑宣
殷宗
龔勝
彭閎
皇弘
桓榮
高暉
孔霸
楊仲續
郁
何湯
丁鴻
明帝
周筠
春卿
鄭山伯
李尋
魏寬中
焉
楊震
朱寵
陳弇
劉愷
巴茂
朱張
統
成帝
趙玄
典
鸞
黃瓊
楊賜
秉
張奐
覃
靈帝

尚書始末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秦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又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為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

求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偽本亦非真古
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然後其書漸出及
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
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並林
少頴說及漢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氏纂
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原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
歐陽小大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
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
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
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

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尚書三說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書上也上天垂文垂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

洛書

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自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至商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興武王虛己而問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志五行 ○洛書之數自天一與地六合于北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于南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于東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于西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于中而生土然後五十五數謂之生成或曰河圖陳四象八方之位而不言五行洛書述五行而不述四象然四象亦五行之數所以異者由四象附之數而成質故四象異於五行五行亦四象之數由始於生而終於成乃合

於五十五所以異於四象矣則知龍圖自一至九皆縱橫合天地自然之數龜書其數自一至十相爲生成符於自然之數皆非後人假僞設之也故伏羲始因河圖而陳四象終由洛書而畫八卦至大禹始資洛書而敘五行終本河圖而分九疇也故河圖八卦自伏羲始也洛書九疇自大禹始也又曰河圖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爲象之始至于天五則居中而主乎土變化但未能成形謂之四象至于洛書有土十之成數故水火金木皆相奇耦而成形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也是象生其卦必俟天之變而備於洛書土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是爲八卦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資用

孔子定書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取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故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

中候

漢今文尚書

孔子刪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末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本於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歐陽公謂伏生既耄乃總合三十四篇為三十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其後有歐陽生大小夏侯勝建之徒皆學伏生書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

漢古文尚書

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皆科斗文字（因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其文始出）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以隸古定多增伏生二十五篇又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堯典分舜典皐陶分益稷盤庚分為三篇顧命分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為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虞書五虞書亡十一○夏書四夏書亡五○商書十七商書亡十七○周書三十二周書亡九○共五十八篇共亡四十九篇）號為古文尚書會巫蠱事起遂寢不用平帝雖立學官（事見儒林贊）然其書終

不甚顯至後漢遂絕孔頴達正義謂馬鄭諸儒莫覩其學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

趙岐注孟子謂不顯不承等杜預釋左傳謂念茲在茲等皆為逸書今見於大禹謨君牙一篇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

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于世

東漢中文尚書

劉陶明尚書為之訓詁推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唐今文尚書

唐明皇天寳三年詔應尚書古體文字勒依今文館閣書目又云李肇經史

題釋云開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為無偏無詖詔曰三復斯言書

皆叶韻故天寳復有勅依今文之詔焉前段末藝文志儒林傳及崇文總目修定

古文今文尚書

緇衣載君奭曰昔在上帝觀文王之德鄭氏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

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

似近之正義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

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著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玄注尚書是也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之尚書也三者以異古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乃古文尚書並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耳

古三墳

此書之目見於孔安國序而漢藝文志已不載本朝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按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異其中有紀姓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二篇胤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謂夏后氏為政之典籍今政典之文頗合豈偽邪毛漸序 館閣書目云皆依托也左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三墳本朝張商英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三墳者山氣形也按七略隋志皆不載世皆以為天覺偽撰云晁氏志

舜典

昔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王肅堯典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于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拾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隋劉炫遂取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禹貢九州

冀　兗　青　徐　揚　荆　豫　梁　雍

自虞舜分冀為并幽分青為營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有幽并爾雅無梁并青有幽營徐蓋歷代沿革大同而小異也漢改雍曰凉改凉曰益置徐州以復禹舊號增交州以治南越資用禹貢先冀次兗言治水自下始禮先揚次荆南為陽方尊之為先也九州或言距河或言距海或以山或以水所以別其封域也獨冀不言封域者京師所在孔安國曰以餘州所至亦可知矣○帝王世

紀曰顓帝帝嚳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
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禹平水還
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詩正義云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
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并較之禹貢無徐梁有幽并
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
地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楊兖徐幽營孫
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
同不言殷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
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
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惟一州耳賈公彥疏
云爾雅曰兩河之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
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間曰兖州齊曰營州詩譜曰梁
雍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
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自古以來皆有九州惟舜暫置十二州至夏還

為九州故春秋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也但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内分為九州故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者是也（周禮疏）

禹貢賦

九州之田宜與賦相當今攷之經惟兖一州相當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雍之田至高於賦五等蓋賦與貢總焉故高下相補楊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織具橘柚不勝其多也雍賦之最輕者以其田賦之外所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匭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重最輕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程禹貢論）禹之為法有貢有賦非謂有貢而又有賦也貢賦之法各因其土地而定之故列為三品而為九等此貢賦之常也然而有田腴而賦薄田瘠而賦饒者由乎人力之有多寡爾故孔氏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多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即是推之多寡可知矣（揚之橘柚豫之磬錯皆不常有必錫命然後貢之至於九江之龜亦不常有必錫命然後納之於禹持言納而不言貢者豈非寶龜之意乎）○兖之賦必

待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今始得降丘宅土自非
寬為之期使加功歲久安得較數歲之中而定其貢哉徐禹貢論

禹貢江河

河自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而上亘古皆可攷自成臯以下根
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為滎澤播為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
至後徙決不勝載於是自大伾至降水大陸說者甚多關並亦言河決常於平原東郡
左右其地形稍下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鄭康成謂九河其八為齊威公所塞酈道元宗其說而孔頴達又推本緯書以成謚日移
何為界於齊莒黃閼八流以自廣蘇子由亦曰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漢河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南
北兩道蓋河自周定王五年已失故道矣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槩
謂分流為九以經攷之特一派耳不與河同也經之序九河曰北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先播而為九又合而為一其文甚明說者曰逆者迎也
九江有是哉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曰過者禹
自記其所經如曰過降水過洛汭是也河流自積石以至海源委半天
下而其積曾不能與江並郭璞所謂踰淮咸江也夫以如此源委而又

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勢自應不能容受故上流則溢發為瀰而下流

則播一為九理之必然九河之名爾雅有之漢世許商按求其故僅得其三杜佑作通典又從而益之蓋九得其六矣

夫河患為甚講求禹迹亦最詳又與三代耳目接近其所得知者僅唯三河而亦不能真不知後世日遠於古凡其載籍皆非漢儒之所見則其亦得河道何從而增多於漢始難輕信也班固作漢史曰韓牧欲於九河處穿河以殺水怒王橫闢之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信橫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後之言禹貢者盍稽焉○賈讓謂古隄闊故游

波有所縱盪漢隄狹故東迫而為決溢初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

隄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宜

河之為患也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而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

與河之平決相應蓋人希土曠則河濡得以受水稍經生息則遂隄之

外展轉居作而新隄興矣本朝與國詔書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

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也已上並程禹貢論○河源之

說後世甚紛紛也或以為崑崙或以為蔥嶺或以為于闐由不詳見於

聖人經故後世復以肆其臆說獨怪作書者導淮則曰自桐柏導渭則

曰自鳥鼠導洛則曰自熊耳以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故皆以

自言之至於導河積石而獨不言自者豈非源之所自出在當時或未究歟先儒以為施功發於積石而不指以為源抑所以發明作書者之微意也積石羅州之山在金城之西南先儒亦以河之所經則非河源明矣門上出史記一段見格賸一段見地理河門：唐太宗正觀九年李靖伐吐谷渾督諸軍經磧石河源且至末窮其西境

禹貢汴水

大河不輟為治世患而汴渠規撫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乃有益於後世然則河水入汴煬帝為之也後世不以一勞永逸為功而獨深罪煬帝者以其主為燕游耳不獨汴也淮不通江江不通浙其鑿而通之因古迹以便漕運皆煬帝實成之江之通淮以邗溝邗溝吳創也

禹貢三江

三江之說諸儒不一考於經固自有三江之文於道漾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於道江曰東為中江入于海孔安國順經為說曰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近世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

出而北會者指為南江以足三江之數並程禹貢論

伊訓

稱元祀十有二月商之三月即夏之十二月也商雖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泰誓

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氏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矣或以為漢儒引白魚赤烏之事

洪範五行傳

劉向在成帝時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說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

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其忠故為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班固云
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漢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至
劉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孝武時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其後以傳夏
侯勝下及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向之傳五行曰田獵不宿出入不節奪
民農時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則稼
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則金不從革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其傳
五行事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言之不從是
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
燠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思之不睿是
謂不聖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五行志

書斷自唐虞

夫子生於春秋之末干戈相尋無復禮遜叙書始於此者正欲示天下
以禮遜也及群弟子述論語終於堯曰荀卿作荀子而終於堯問皆夫
子之遺意春秋始隱亦此意乎

書終於秦誓

讀文侯之命一篇與平康之世無異當東遷之後而無憤悱哀痛之心君子是以知其無志也自文侯之命無復有誥則周之業衰矣雖然聖人猶有望於魯也故繼之以費誓蓋周魯之裔也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魯不足望則勢必并於秦此夫子感傷之深意故以秦誓終焉

中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占星以授人時故春則曰中星鳥舉其形也夏則日永星火舉其次也秋宵中星虛冬日短星昴舉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元武冬為白虎可知於夏舉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元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房可知或言其形或言其宿互相見也所以異乎月令之中星仲春日日中日中者陽至是而中也仲秋日宵中宵中者陰至是而中也冬至之後日自南而北則陽氣漸生則晝日以長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則陰氣漸興則晝日以短

六宗

伏生馬融謂天地四方鄭氏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劉歆謂乾坤

六子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獨晉人張髦謂三昭三穆是也

按神天人鬼地祇三祭之說尚矣周禮春官所載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祇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是則三祭之禮未嘗偏廢舜當受命之初即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其為天神人鬼地祇之祭復可疑哉

伏生大傳

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其學而授之伏生死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因名之曰傳至鄭康成始次為八十三篇館閣書目

汲冢書

晉太康中於汲郡古冢得之先儒多稱是書乃孔子刪百篇之餘史通疑其言堯舜益啓非揖遜桀遜位于湯與經不合杜預左氏後序言其載太甲潛殺伊尹之事與尚書乖異。晉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荀勖傳武帝時汲郡

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勉譔之為中經列在祕書

訓詁傳授

隋經籍志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通典。 初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者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書傳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

尉朝〻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而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衎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矣

漢儒不見古文

唐虞建官惟百鄭康成乃云有虞氏官六十以不見古文尚書特見今文尚書也如婁敬說高祖有八百諸侯之語仲舒說武帝有白魚流烏之辭劉歆作三統有丙午還師之言與今人所讀書不同蓋今人所讀

乃古文也皐陶謨種德德乃降虞書之辭也左氏以爲夏書揚雄謂酒誥之篇脫簡也班固謂劉向以石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禮經樂成有一德爲尹告舉君牙爲君雅司馬子長謂盤庚三篇爲帝辛時事以文侯之命爲晉重耳時事鄭康成以嗣征爲臣名以旅獒爲酋豪夏侯亦以嵎夷字爲嵎鐵

百二篇

西漢時又有百兩篇出於張覇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作爲首尾凡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以中書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較之非是後以弟子樊並謀反黜其書而百兩先發

疑古十條

虞書美放勛云克明俊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帝氏縉雲氏有不才子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時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未分論語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乎其疑一也。堯典序云將遜于位遜于虞舜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山海經謂放

鈞之子為帝丹朱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遜國眞虛語耳其疑二也日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陵地總百越山連五嶺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於萬乘之君而巡幸其國其疑三也。汲冢書云舜放堯帝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語異正經世人多不之信也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夷石亦猶元遜司馬而致殺身之禍乎其疑四也。湯誥曰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商祝篇稱桀遜湯王位墨子曰湯以天下遜務光而使人說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然則湯之飾遜偽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書云慙德其疑五也。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也能無辨乎而後來諸子乘其偽說競列紂罪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班生曰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桀紂不至於是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

孚誣者乎其疑六也。微子之命曰殺武庚案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合誅二叔狥節三監雖君親之態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死王無慙苟以功業不成使以頑民為目如是則夏少康伍子胥亦當隷跡醜徒編名逆黨乎其疑七也。論語曰大哉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按尚書云西伯戡黎商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輙行征伐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按其書曰文王受命稱王有商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淩天子也姬之事商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不亦虛偽其疑八也。論語曰泰伯可謂至德三以天下遜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欲立其父泰伯年居長嫡地寔妨賢雖欲勿遜君親其立諸原泰伯毁茲王體從彼祝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内懷猜忌天子美其因病成遂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至德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斯則旦行

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吾疑似雖頗猶懷憤憑況彼二叔側聞異議
能不懷猜周公遽加顯戮於友于其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何
哉其疑十也

宋朝開寶尚書釋文

開寶九年二月翰林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上初准詔校定尚書釋文
乃詔以大宋開寶新定冠其題刻板頒行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故
命國子博士判監周惟簡與太子中舍陳鄂重修定焉

仁宗洪範政鑒

康定元年仁宗製之以示輔臣

英宗欽明殿洪範屏

治平三年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
一篇於屏時帝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
屬多事豈敢自逸故命此殿名因訪廣淵論洪範得失對以張景所得
最深以景論七篇進復召對延和曰景所論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

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
之左右豈特無逸之戒賜黄淵御紙筆墨黄金等物

仁宗邇英殿無逸圖

皇祐四年十二月甲午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起居舍人知制誥
蔡襄上所書無逸孝經圖詔侍講楊安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
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後又命侍讀丁度取孝經天子
孝治廣要道至德四章對為右圖令襄書無逸洙書孝經既又命翰林
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一圖焉

真宗龍圖閣尚書圖

祥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宗室觀于龍圖閣因覽尚書圖

高宗無逸圖

紹興五年上親寫無逸篇為圖以揭於講筵

○續書類

文中子續書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罪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統天下也其除殘去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機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獲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若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

謀乎子曰訓之興也抑明主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懃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曰不能出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于盤盂勒于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

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誣
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
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文
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
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
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并天下之謀
合天下之志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文中子曰晉而
下何其紛紛多事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此明續書有志三國
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威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此明續書有制○賈瓊
習書至郅鄆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
焉志事吾著其節焉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躰其節之謂乎子聞之
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
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

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續書帝制公命惟雖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
熙惠帝年號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嘆曰通也
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
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
中國有並並謂吳蜀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文中子曰漢
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
公卿問諸儒經義淳于綽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第閭里下之分是也貫
璦習書至桓榮之命曰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
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唐書王勃傳勃
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常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
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唐陳正卿續尚書

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

孔衍王邵擬尚書

自宗周旣殞書體遂廢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鑑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者也

群書考索卷之二

前集

群書考索卷之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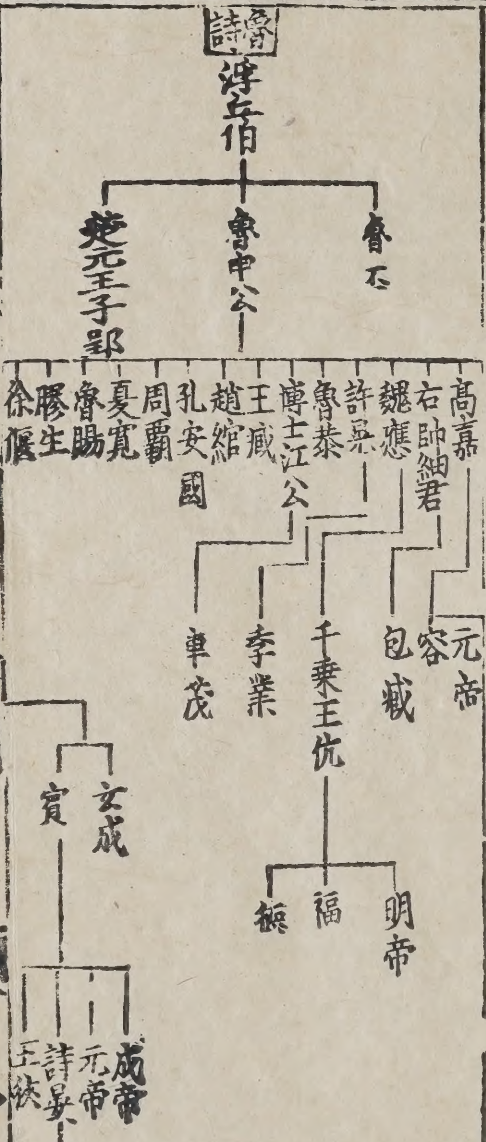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主簿薛寶　校正

○六經門

詩類

四詩傳授之圖



齊詩 轅固

韓詩 韓嬰

毛詩 毛公

公孫弘 夏侯始昌 仟禾 景鸞 賈生 傅士商 薛漢 楊仁 張匡 李恂 夏恭 廖扶 唐檀 公沙穆 召馴 貫長卿 尹敏 孫期 孔子建 謝曼卿 鄭衆 馬融

闕門慶忌 大江公 許生 徐公

韋賢 王式

后蒼

白奇 匡衡 翼奉 蕭望之

張長安 唐長賓 褚少孫 薛廣德 師丹 伏理 薛昌

龔舍

班伯 成帝 瑾 默 張邯 皮容 食子公 王吉

晨 無忌 完

恭 壽

栗豐 張就

長孫順 髮福

澹臺敬伯 杜撫 傅伯高

趙子

涿韓生 趙子 蔡祖

解延年 孫敷 德仁

僖

鄭玄

賈逵 衛宏 徐敖

毛詩始末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發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
詩之正也出詩序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
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
子夏遂作序焉出藝文志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
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
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出史記孔
子世家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初申
公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齊人浮丘伯申公以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孔安國而下凡百數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事江
公傳子元成及兄子賀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以授張生唐生褚生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之學齊

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轅固生作傳以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兼能通詩禮以授翼奉康衡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康師伏之學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吉食生長孫順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未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衆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爲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關雎序爲大序餘詩爲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於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

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爲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爲后妃之德也鵲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爲夫人之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况其爲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絜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錄絲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時故有其名矣自名而下皆後世自爲之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廣曰悅人也序汝墳曰辭家也○康爲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韓詩言敝笱在梁其魚遺遺魯詩言中夜之言不可道也皆有差字○蕭穆以爲卜子夏序韓愈常以三事疑其非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

得風雅之音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晁氏志。按舊唐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卜商序韓嬰撰又有韓詩外傳二十卷毛詩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攷之與毛詩絕不同

序詩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詩正風周南召南周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之趾召南十四篇起鵲巢止騶虞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邶十九篇起栢舟止載馳

衛十篇起淇澳止木瓜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十
篇起黍離止丘中有麻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
國故次之以鄭鄭二十一篇起緇衣止溱洧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
齊十一篇起鷄鳴止猗嗟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
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唐魏七篇起葛屨止碩鼠唐十二篇起蟋蟀止采苓先代
之風化既泯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秦十篇起車鄰止權輿夷狄之化行
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
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陳十篇起宛丘止澤陂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
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曹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曹四篇起蜉蝣止下泉亂既極
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豳七篇起七月止狼跋言變
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
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敘也自鹿鳴止菁莪凡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內亡其六自六月止何草不黄五十八篇為
變小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自民勞止召旻十二篇為變大雅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
其終也功德可以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自清廟止般三十一篇為周

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也自駉止閟宮四篇是為魯頌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自那止商武五篇為商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叙於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盛而非衰也以豳為樂而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也

詩樂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雍周頌臣工之什○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儀禮鄉飲

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盖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禮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每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後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去)(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西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式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報曾故曰盛德之所同也

六義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也直鋪陳善惡又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又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孔氏曰興者起也又程氏曰因物以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澳是也。**雅**大序曰雅者正也又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又程氏曰頌美之言也如吁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

四始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内是以變為風焉○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複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前本傳○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大序疏○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翼奉傳○詩有五際惟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同上

章句音韻

孔子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嘗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舟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子

賦詩

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已左襄二十八年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僖二十三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襄十四年齊慶封來聘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
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昭元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
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襄十九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
將仲子兮二十六年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
武子賦彤弓襄八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於房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成九年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
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昭元年小邾穆公來朝季平子賦
采菽穆公賦菁義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昭十七年韓宣子聘於衛衛
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二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注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二十五年公享韓宣子季武子賦緜之
卒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木焉宣子譽之武
子曰敢不封殖此木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二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蘬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十六年）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釆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文十三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注小宛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昭元年）季武子如宋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也云云（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二十七年）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十六年）申包胥依庭墻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定四年）楚薳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襄二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襄十六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不知又不言賦昭子曰必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昭十二年）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文四年）

二南之詩

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

○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繫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

矣

平王降為國風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及郊畿詩作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徙以天命未改王爵猶存不可過後於諸侯

豳詩與列國不同

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豳詩備風雅頌

七月八章上下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敎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

攷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攺稱為頌非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下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詩疏

三家言詩不同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並見緇之序論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綦

人之妻作茉首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叙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

大小毛公詩

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

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難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褖諸類此不可悉數

逸詩

周禮趨以采薺注云樂名或曰逸詩諸侯以貍首為節注云逸詩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逸詩春秋之詩趙衰賦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儀禮云周公所有曰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漢明帝養老常取而歌之 漢儒林傳有歌驪駒 擇曰詩驪駒逸篇也 又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公八年鄭子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戌之謂乎。昭公四年子產作丘賦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訓詁傳授

魯詩 浮丘伯 見楚元王下 。魯申公楚元王少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 元王傳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詩 申公傳 。韋元成 見韋賢下 。江公為博士為魯詩宗 王式傳 。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趙綰亦嘗授詩申公為御史大夫 申公傳 。楚元王 見申公下 。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本傳

【齊詩】轅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召諸儒多毀曰固老罷歸之公孫弘亦召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子弟也(本傳)○景鸞能理齊詩作詩解(本傳)○翼奉治齊詩(本傳)○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奉蕭望之蕭衡○蕭衡授師丹伏理○師丹治詩事匡衡(本傳)○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康鼎來康語詩解人頤射策甲科蕭望之梁立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本傳)

【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同上)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食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同上)○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其所作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同上)○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同上)○趙子○蔡誼○食子公○王吉○栗豐○長孫順(並見韓嬰下)

【毛詩】毛公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作詠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詩關雎疏)○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本傳)○貫長卿(見毛公下)○解延年(見毛公下)○徐敖(同上)○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意(詩疏)○衛宏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賈逵作毛詩傳(衛宏傳)○鄭玄作毛詩箋(同上)○馬融作毛詩傳(同上)○鄭衆作毛詩傳(同上)

【文中子續詩】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

於神明也四曰歎以諫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斷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矣

晉東晳補亡詩

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纂義

唐正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詩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草木蟲魚圖

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群書考索卷之三

群書考索卷之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詔校正

○六經門

周禮類

周禮傳授之圖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馬融
　　賈徽
　　　賈逵

周禮始末

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粲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鵰鳩氏司寇曰爽鳩

氏司空曰鳴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十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禮之傳賈公彥云　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祕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

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
出共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
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
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柰何
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
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
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
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
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
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
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謬焉為武都守郡小
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
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
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

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荅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夫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矣

訓詁傳授

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後本傳。鄭衆見鄭興下。馬融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鄭元作周官注董均傳。賈徽徽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賈逵見賈徽下。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禮天官疏。鄭玄為之注

三禮正義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

惟有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賈公彥疏○王
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詆鄭元○干寶晉書不載師承

孔子述職方

述職方以除九丘疏云即周禮也尚書序

韓宣子見周禮

韓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傳

文中子言周禮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
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文中
子

唐太宗論周禮

唐太宗召魏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
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
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

周禮之名

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註上文

周禮缺文

儀禮有嗇天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錄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嗇夫農官也司商財官也宜屬於地官而不載意者三官之中亦有亡缺歟

始作之意

館閣書目曰成王作洛邑周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若後世所謂職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禮天官序。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三禮正義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考工記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亡以此備數且聖人建官治事名之所命莫不有義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饔言食之熟亨言氣之通已疾者醫養陽者酒職主也典常也有藏則置府府治藏故爾有書則置史史掌書故爾鄉內鄉比閭族黨州鄉是謂鄉官遂外遂鄰里酇鄙縣遂是謂遂官山則土之所積川則水之所流廛以廛其物衡以平其政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掌則以手尚之守則固以守之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總則大別則小言大所以別於小也入為內出為外言內所以別於外也平其土之遠近故以均名之成其賈之多寡故以賈名之胥養人者也又能助上焉師教人者也又能為物主焉訓而發之則謂之訓祭祀有宗則謂之宗卜以龜而知象筮以蓍而知數樂則聲音之所自出籥則律呂之所自至人

尚口授神者祝也人爲人交神者巫也屬於人而爲僕力之強而爲右臣則通乎君隸則本於主以耕爲道者牛以行爲事者馬有牧以養其形有圉以制其性閽言其同閭門縣言其首在下佃則田法在是也乃若包地而田亦謂之甸焉士則事人事事也乃若刑官尚察亦謂之士馬子爲尊者圉以其卑故爾賁謂趨而利以其勇故爾謂之士則所掌者止於士謂之方則所掌者通於方進侍而爲御刑人而爲寇詩所以逆之禁所以止之或因或戮以施其刑威有都有家以分其釆地輪則運而無窮車則載而有節以梓爲名者凡以取其材之美也以匠爲名者凡以取其器之利也○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豎凡將命灑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服飾織紝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隸於冢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爲之銉奄官亦吝其選晉侯近女而惑醫和以爲趙孟之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冢宰之尊宜於細務有所不胥也以今觀之自宮

正膳夫醫師酒正内宰而下無不總焉何哉蓋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臣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宫中使令之嬖寵凡其布列於王宫之内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無不總之誠以君心之所關繫甚重也是以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或肆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以不輕而左右前後之臣侍從僕御之士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切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古者官不必備進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放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制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乃同召太保顛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不惟此也當是時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而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

大者猶兼況於百官群有司乎嘗以周禮考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師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師氏以道德敎國子以媺詔王而已其徒百二十人何哉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師四夷之隸守王門是其徒不得不多也○六官各六十凡二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敎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爾考工記官凡三十而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故也○卿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上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卿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卿之政敎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卿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內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官也天子

之士眡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豈嫌以
大夫名之哉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

公孤不言職

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周官一書自冢宰以下無不登載而公孤以下獨缺書者何哉夫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職耳

府史胥徒

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祿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甸師掌耕耨正籍其徒則多奄人之胥有八職弊之胥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眡祲之類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卿大夫之類無府史胥徒非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庶子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

其數或多或寡各稱其任斯可矣

封建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子產曰天子之地一畿（千里也）列國一同（百里也）參之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制固無異也然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既與諸經不同而分土惟三又與武成不合或曰大國不過百里王制指邦國之田而言之謂其實地也周禮所謂大國五百里者指其封疆之廣而言之也又王制謂山川林麓城池塗巷三分去一則僅餘其七耳又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又有附庸之不能自通於天子者皆總於大國而言之又有閒田之待未命者與夫加地進律者（左傳魯無賦於司馬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皆附庸晉鄭之間有隙地焉此閒田也襄王與晉南陽之田此加地也）周官之制公方五百里以千里之州僅可封四公耳安得以地給之乎盖周之上公惟杷

宋耳雖周召之勲勞猶侯爵也等而下之則子男附庸之國蓋多矣或
者又曰諸侯有功則加地進律不朝則貶爵削邑蓋不能無損益如司
徒所載謂其加封極乎此而不得過未必盡然也又曰孟子謂周公之
封於魯地方百里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也而明堂位乃以為魯封方
七百里此蓋出於成王之特賜以昭周公之德其說非也尚書王制孟
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公侯百里以是而差而周禮
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國先儒謂周公斥大土疆廣為封建故後人疑周
制為夸廣是不知據有附庸者言也天下有附庸諸侯殆不過百餘皆
牧伯連帥統率諸小者也。王制孟子說諸侯分地與大司徒不同先
儒遂謂孟子之說是夏商之制至周公則拓大土宇增其國以封諸侯
故分土為三等且以魯言之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曰顓臾為東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則以據周公之說矣書武成言列爵為五分土惟三自
是武王之制孟子亦明說是周之頒爵祿不知安得如此差別周官之
說據有附庸者言之非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

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諸侯小而無者多盖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責職有所附而不費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周家之制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九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鄭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者也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今之轉運副使皆其遺法耳○侯國百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皆容一城一十里郊二十里牧三十里野四十里林五十里坰郊地四成牧地十二成野地二十成林地二十八成坰地三十六成總為一百成方十里者百為田凡九百萬畝是為萬井依治一成法為六千四百井五萬一千二百夫平歲淑米二百五十六萬石民二百三十萬四千石食三十有五萬八千四百人公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五萬一千二百夫共出車百乘馬四百匹士卒七千五百人若以大國三軍士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計之不足以充其數横渠以百里九萬井八萬夫定數計亦可言千乘之國漢書刑法志曰一封萬三百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也六萬四千井為夫五十一萬二千士卒七千五百若以大國三軍計之

凡一更代而遍軍亦如之成周分士推三畿未有三百十六里王制一君二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三卿共食八百六十四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八百六十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夫士共食五千七十六人百里之國六千四百井公收米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除君卿大夫士祿餘三萬七百六十四人。方七十里國圖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四千九百井依洽一成法為三千一百三十六井二萬五千八十八夫至歲收米一百三十七萬九百八十八石民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石食一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六人公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有奇。二萬五千八十八夫共出車四十九乘馬一百九十六匹士卒三千六百二十五人君以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之不足以充其類。一君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食二百十六人三卿共食六百四十八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

夫士共食四千一百四十人。公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除君至士祿餘食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人方五十里國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二千五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一千六百井一萬二千八百夫平歲收米六十四萬石民五十七萬石。一萬二千八百夫共出車二十五乘馬百死士卒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朝會

尚書王制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朝于方嶽而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且有疏數之節先儒謂春東方來之類是不知朝覲宗遇之名其事則一而名不同以春來曰朝之類其曰歲一見二歲一見亦大略以遠近分等衰耳。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爾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王制曰五年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律春曰朝夏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

地理

曹去王城八百里乃在甸服鄭去河南密縣百七十里乃爲男服曹傾

流極便鄭則有成皐虎牢之險故爲男服只是以便差別不必若盡棊

局然

九州

王制言九州之界方三千里而周禮則謂方七千里先儒以爲周家與

地之實數是不知并四夷之大言之。王制州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

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餘方百里者七方五十里

者十有四方十里者五凡二百十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爲附庸

間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

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諸侯

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田制

王制民受田率一夫百畝而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先儒以爲

六鄉七萬五千家通受十五萬夫是不知以地有肥磽之不同特爲三

等以均之非必中下之地與上地等也。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至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何也何故加萊地於遂矣中地下地雖受之過多而每歲所入與上地等魏文侯謂吴起曰魏氏頒田以百畝今二百畝是田惡也則是頒田之制古以多寡均肥磽則無不平之患然周都鎬京古雍州域也厥土惟上上雖有肥磽之不同何至不等如是哉蓋周畿頒田通行於畿內及以是法令邦國欲受田必足以供公上而足私用其間茍有不同則非王者之政矣故廣為三等以均之是其所收皆無異乎百畝矣。遂人上地多萊五十畝或謂司徒所頒六鄉遂人所頒六遂非也大司徒制田乃云都鄙遂人乃云辨野蓋都鄙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也所以然者以邦國都鄙之民諸侯所治也國家用之寡故受田以常制鄉遂中天子六軍兵車所出也國家用之多故受田以異制夫一廛蓋卒即餘夫亦受田又上地有萊然獨上地增萊五十畝者蓋上農夫家九人八人七人中下則六人五

入四人三人二人耳上農夫以數多故特優耳民之受田以年二十為限而夫家二人耳至是家登七人以上然後以萊五十畝給之其家子壯可以受田則又歸之官也

溝洫

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為溝此猶兼溝涂而言之至於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有不同若此何也說者乃以釆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殆不然也周人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鄭氏以司徒言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司馬法通十為成成十里是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方十里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匠人畿内采地之制　遂人鄉遂溝洫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別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内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甽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横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山澤

先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而周官有山師川師之官頒山林川澤于邦國者蓋非名山大澤也如晋之董澤鄭之原圃楚之荆山宋之逄澤皆頒之諸侯也古者山林之所産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也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辟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歎其欺矣

貢賦

令貢賦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也所以然者以諸侯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内附庸其權甚重矣權既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内附庸權甚輕矣權既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侯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義當然也若以為大小多寡之別而鄭子産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之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不從晋之賦調哉若畿内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子産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四丘為

甸指言其田之實數也通十為成總其地言之也言其地則山林川澤
城郭宮室塗巷盡在其中而為田者止三分之一故班固曰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林城池邑居園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由是而上至一畿皆然田稅以井計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是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滕文公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
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元曰世人
謂之錯而疑焉然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
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商助法制公田不稅
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
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
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
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鄭玄云○載師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自常情觀之什一周之通法也而輕重若是何哉蓋聖人因其賦役之繁簡而相裁焉因其地利之厚薄而相權焉要無過什一而已鄭康成曰周法近城者給役多故稅輕遠城者給役少故稅重

役法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所謂用民不過三日也然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得以歲三日為斷也或謂此不謂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勞歸士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乎審如是則三年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愳可集事則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戎服然力征與戎服異矣說者謂古者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

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政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將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矣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事野十五而事夫年十五而使從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

王畿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王畿千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各容一同一百里郊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郊地一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總百同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餘者為宅田等六遂亦如此王畿五百十二萬夫其出車萬乘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凡一夫出一人天子六軍為士卒七萬五千人十分之一。邦畿千里周公詳此為四方法式自朝及市至鄉遂外皆設職分掌六鄉中五家下士一人六遂五家下士二人稍縣都如遂天下莫非王土不憂無祿養士周公亦不

與士爭祿商君富國變古以五千戶置令嗇夫一人有秩一人不滿五千戶置長去嗇夫省比長里宰下士非周公治畿意○王城之外皆鄉鄉之外皆遂六鄉占地無幾自六遂之外分公卿王侯子弟大夫采地其餘凡領於天子之地者謂之公田皆以遂法理之此謂達於王畿者也先漢時馬融賈逵說鄉遂近郊五十里爲鄉遠郊百里爲遂鄭氏說郊之內百里爲鄉郊之外百里爲遂以占地言之皆未可以爲信然

九服五服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藩服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者蓋諸侯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

侯國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奸人往

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不達所以禁絕奸人之往來者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遣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吊恤之禮有致禬之禮凶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防吞并也春秋以來奸人不得志於宗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殺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關津訶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戰伐連歲年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舉矣若是而曰通天下之道路是啓奸詐長背叛耳

蠻夷戎狄

蠻閩夷貉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因以為隸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隸不及戎狄者豈其鷙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絕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屬邪昔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于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為中國之害詹桓伯以謂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夷狄之隸也○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襄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荊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也舉一隅則四方可知矣

錢布

國凶禮則市無征而作布所以然者以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市廛征賦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園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質布犯質劑之泉罰布犯市令之泉二者一等也廛布市廛邸舍之稅也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稅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

兵制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夏官大司馬又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蓋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八家有四十八人可任者二

十人其餘蓋老弱不足任者然此一事爾小司徒所言者鄉遂之制大司馬所言者邦國都鄙之制也鄉遂天子六軍與兵車所出故起役徒無過家一人邦國都鄙之兵其調發從司馬之法小司徒通籍民數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矣至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疋牛三頭是曰疋馬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攙司徒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今甸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可任使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者纔七十有五人蓋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又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攙前項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其籍七十五人今十通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并百井八百家是增一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甲有奇乃只調三十人

蓋四分當兵之數而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嘗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二十之一有奇爲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止發三十耳百井千里皆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車馬亦然自備一乘乘四馬丘賦一馬積四丘爲甸故凡四丘方賦一乘故前從一十井爲一通遞加百井爲一成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田制以八家起算兵制以十人爲什起算亦各從其宜非損益也兵制促零就整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士十人徒二十人蓋調發時差擇宜爲士者居多耳傳言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八百家調五百人蓋增常數○司馬雖爲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胡氏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一人可見矣此周公

之制見諸行事者也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疋備七十二人則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乃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則宜以鄉遂之官領之司馬而乃屬之教官何也三代之時兵藏天下而無將驕卒情之憂盖兵藏於農而民弗謂兵將藏於學士大夫而官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為千同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萬四千井五十七萬六千夫之地又除公田九分之一實計五十一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通之三分除其一實計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夫大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遂遂如鄉之法（異其名示其變爾遂之軍法如六鄉）二百里曰野野為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

百里曰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公家地都通
曰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以通于畿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向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
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通畿皆發
隨匭蒐狩自成什五案禮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田唱作以此見蒐狩比屋作民大司馬遞而征之案大
司馬教兵名號有縣鄙家卿官封之異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卿遂郊野之別以此見其遞征以赴蒐狩十年而役一徧凡
三家可任者十一人所謂上地家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二人籍其大數三家為十一人司馬法自
夫三為屋起數以此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
欲窮民之力也遞征之法非徧調也鄭氏云凡服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佚遞焉蓋鄉
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案傳記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器全軍更役在軍之
士無非鄉遂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於師長姬閭里有故不
失守備案傳少康一旅出於一成魯頌僖公千乘出於百里與公劉三軍左氏曰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調兵之制也魯三郊三遂可
備六軍而止三軍亦遞征也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
也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

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佚而有不違朝夕之嗟更以周官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為司馬則畿兵不遷征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知所在皆成六軍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強大諸侯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亦曰見楚世家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赧王伐秦尚從天下銳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豳詩周公東征有西土盡以師從春秋王人子突救衛不書師左氏記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百井夏后氏治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凡三十三井井九百

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以夏后氏五十而貢則頒田以五
十畝為制也以此計之則三十三井中凡耕者五百二十人家家賦一
人舉其全數而曰一旅也司馬法甸賦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何也成
百井去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止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於六十四
井之中五百十有二之內每七家而賦一人故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
也至於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
徒二十人然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
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只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
留以須後也或曰周制每一車則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
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
又有重車一乘載衣裝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五人衣裝五人廐養五
人樵汲五人炊子家五人凡二十五人併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以為
備缺是車不得不多也以一同之地論之其車一百乘其士三千人每

葦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餘乘四十乘以為游鈌之車也兵籍甚多而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也後世王制既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葦車百乘孫子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也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此非王制也。或人曰制軍旅具車甲頗得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蓋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五家迭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疋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葦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七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周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人顧未與周制同今考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也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諸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而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禮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遂近異制焉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故古謂天子萬乘也大凡稟成謂成之甸同之四都出田說其旁加者

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謂溝洫始爲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以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言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爲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治其洫又共治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爲宜且其治溝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古者軍國之容不相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以井法凡以四起數言之也此國容也至於軍制則以五起數加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必以五起數者以軍法必用五也此軍容也軍國之容不相入者蓋使民平居并牧其田里則一旦調發之際而又易其數異其名而民不以爲惑也不特此耳凡鄉遂以十夫爲溝百夫爲洫千夫爲澮萬夫爲川至於司馬調兵之法則以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其名各不同至晉作州兵則是以鄉遂之法調兵也古者調兵三十家十三人徒二人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三千

人若以司馬法推之一州二千五百家所謂當幾人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卒七萬戶而卒已二十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也

兵將

聚民而為兵則兵虧聚兵而屬之將則將虧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嘗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元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焉不如此則呂伋不得以專今以周官攷之呂伋蓋虎賁耳虎賁才八百人而隄防若是鄉使後世之御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程伯休父夫尹氏太宰也程氏休父大司馬也皇父此師二卿何與焉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以擅命於閫外鄉使後世之御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待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鄉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倅抑

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卿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驗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兵有專將有定兵其不勝為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於古者莫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嘗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

兵車

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為丘十六井百二十八家爾其具車一乘何也此言備車乘之數也〇司馬法曰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稍人共車一乘何也蓋丘備一乘與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徒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是調發之寔以受於司馬而稍人亦云若有會同師旅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益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

於司馬亦謂調發之寔數也

兵器

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戈楯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言授兵器非授器於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授兵亦如之是卿大夫士畢事則歸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教閱

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名號之用秋辨旗物之用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必不辨其二矣何以令軍乎非止辨其一也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遍教夫四表之中相去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不足況畿內乎亦遍閱而已矣

祭祀

祭祀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以為禘以饋食享先王鄭氏以為祫非也

天子四時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三年大祭曰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也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大祭曰祫合食於祖廟也大夫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殷春秋傳殷以少牢是也是肆祼獻饋食之謂乎此言祭之禮有四等也宗廟祭有祼鬯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行之精氣也五方五帝鄭氏惑六經緯有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之名謂之五天又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發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夫人臣如五行之官本王勾芒之類重黎之官尚從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於五行精氣或者是歟○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誥命

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內制翰林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舍人漢制誥之事不詳見武帝時方朔枚皋視草而已景帝紀凡謚誄冊畫出大鴻

臚

章奏

太僕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也自諸侯群臣萬民名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大僕小臣僕御各以官尊卑受之以達于宰夫（宰夫亦掌臣民復逆）宰夫告冢宰與王參攷行之所以通下情來諫諍也

史籍

古者諸侯無私史周禮天子外史掌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者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也天子又時巡以達之有二伯以詢之有內史以董之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亦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今考之晉史乃自殤叔時始有之楚自武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月魯之春秋乃自隱公始則知諸侯之私史亦東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

射禮

射有三曰大射賓射燕射大射者祭而擇士於射宮也司裘曰王大射

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者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眡瞭云賓射則奏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王與群臣燕飲而射大僕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弓矢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以貍步張三侯何也鄭氏以王與諸侯大夫各射其一非也王之大射二三侯皆九節樂以騶虞諸侯與於射者射二侯皆七節卿大夫與於射者射一侯皆五節不言士略也士射豻侯亦五節

刑罰

為政至於用刑聖人所不得已也然奸宄並作邪慝滋行非刑無以格其非心使之遷善遠罪是以六官之中掌刑者居一雖然皋陶之為士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至于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王者之政所不尚也故大司寇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乎罪也故有布憲之

官禁殺戮禁暴民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僞憲其刑禁昭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戾之可恥相率而爲善是聖人之所欲也及其犯于罰而猶欲免之則吾之設官分職豈其本心也哉

取士

先王取士之制有三途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侯國之士有卿大夫論秀之法王畿之士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後世不可行周制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郡國其相處如閨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精粗本末兼舉之耳王莽荆公之時如何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旦暮之間乎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群書考索卷之四